

峡谷烽烟

叶 辛



峡谷烽烟

叶 辛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描写苗族生活的中篇小说，从一个孩子及其家庭的遭遇，反映了贵州苗族人民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动人心魄的生活情景。作品里展现了苗岭山区如画的自然风光。小女孩友蓉和其他苗家穷人依米奶奶、依强、依娜、依郎形象都写得有血有肉。作品结构紧凑，情节引人，文字清新。

封面、插图：于绍文

峡 谷 烽 烟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数 17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70,000

书号 10019·3004 定价 0.64 元

啊！高高的苗岭，
燃烧着扑不灭的火焰……

——摘自苗家山歌

“呜——嘟嘟！”

“呜——嘟嘟！”

苗寨上吹响了刺人耳膜的洋号。尖锐的洋号声中，还夹杂着唢呐颤悠悠的声气，直颤到人心头上去。

这声气，遮盖住嘈杂、纷乱的脚步声，压倒了人们的惊呼和窃窃私议，在寒冬腊月间湿冷的空气中，在凛冽得如同刀子割肉般的狂风中，吹得人心也象穿着襟襟褻褻衣片的肉体一样抖动起来。

一个专帮白斑狼发号施令的撵山狗儿，脑壳上扎块稀脏的灰布帕子，歪着凶狠的脸盘，干桔子皮样的颜面上，滴着几颗稀鼻涕，扭歪了嘴角。他一边用鸡爪爪似的手铛铛地敲着一面薄薄的破铜锣，一边嘶声拉气地喊着：

“寨邻乡亲们，白大人有令！铛铛，杀罪犯啦。各家各户，合家老少，铛铛，都到大廊柱下去看哪。铛铛，看帮客家军队引路的大罪犯哪！铛铛铛！”

急骤的破铜锣声，沿着弯弯拐拐、七高八低的寨路一路响过去，那铛铛的声气，有如敲打在二百多户苗家老干人^①的心尖

① 干人——穷人。

上，叫这些在冬腊月间没吃没穿的老干人心头，都跟着紧缩起来，感到寒颤颤的。

顿时，苗寨上惊慌起来，恐怖惊骇的气氛如同冰冷的寒气一般，笼罩在寨子上空。

“白斑狼又要杀人啦！”这信息旋风一般传到山寨上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

破铜锣声响过之后，白大寨上就变得死一般的静寂，好象一切都凝住了似的。

飞凌^①了。阴冷阴冷的毛毛雨，轻飘飘地漫天洒落下来。青岗石板铺砌的寨路上，就象抹上了油，又滑又稀，脚踩上去，冰凌吱吱嘎嘎发响。破败的茅屋上，不时地给冷风刮落下一束一束灰黑的枯草。

敲破铜锣的撵山狗儿走过不久，四五个凶神恶煞的撵山狗，肩上背着枪，挨家挨户地敲打着干人的门板、小木窗户，凶声恶气地催促着：

“走，快点走！蹲在屋头，想讨一顿打吗？老子手心里正痒着哩！”

“妈的，不走，踢翻他家的门！”

“又是要杀哪个呀？”胆子大一些的，问几个撵山狗儿。

“多嘴多舌干哪样？你去看了就晓得了！”

“哎呀呀，你说得倒轻巧，这么冷的天，站在冰凌满地的院坝里，不把人都冻成冰柱子嘛。”又有人叫苦道。

① 凌——冬腊月间苗岭下的细毛毛雨，一落到地上便结成冰，人们把这种雨叫凌。

“嗨，你想热火吗？要得，老子们给你这茅棚子点把火，你就热火了！”撵山狗儿蛮不讲理地说。

“好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”说话人急了，连忙答应说，“我们去看就是了，烦你几个大爷来传告。”

撵山狗儿们顺着弯弯拐拐的寨路，一路敲打着门窗，一路粗声谩骂、威胁，满寨上横冲直闯。看他们那股架势，要是哪家真有人胆敢不去，他们就会象疯狗样地扑进哪家去。

在撵山狗儿们一阵接一阵的催促、撵赶声中，那些盖着灰黑灰黑松树皮的泥墙门洞里，盖着薄薄的页岩片的石墙破门里，盖着茅草的快坍塌了的竹笆门里，钻出了一个个苗家劳苦人。老年人们蜷缩着身子，用发抖的手紧捏着长长的紫色烟杆，埋着脑壳慌忙地往前走。小娃崽们披着筋筋条条的麻布片，打着光脚板，踢踢踏踏跟着跑去。中年的妇女们，怀里大都抱着小崽崽，顾不得梳洗洗脸面，一边拍着怀里的娃崽，一边急步走去。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动作利索些，走在头里，去看今天被杀的是哪个。

撵山狗儿的粗声叫骂、吆喝，二百多户人家的老干人纷纷从寨路上走过，早惊动了一间土窝子般半截埋在泥巴、雪泞里的茅棚，茅棚的小主人友蓉脸色惊慌，不知如何是好地转着眼珠。

从锣声响起此刻，她手脚一直没得停过。不是跑到透着风的竹笆门前，从缝隙里向外张望；就是跑回重病缠身的阿妈床前，凝望着阿妈瘦削蜡黄的脸盘发呆。要不，她就跪在火塘前鼓着嘴巴，呼呼地吹着快熄灭的火再燃起来。可火咋个吹也燃不大，屋头没得柴烧火烤，象把皮肉也冻住了似的。屋头也没得

白米、包谷、荞麦放在鼎罐里煮，连大水缸里的水，也干得要友蓉冲出大半个身子去舀才成。

友蓉家屋头，本来就穷得滴血，这些天，更无法过日子了。一收过庄稼，阿爸就让白斑狼的撵山狗儿们逼着到老远老远的城镇头去挑盐巴了。阿爸长得粗壮结实，气力大得惊人，一肩可以挑个一百六七十斤，不歇气地翻山过坡，走几十里路。白斑狼就把他看中了。听阿妈说，那是个苦差使，一天要赶七、八十里的茅狗小路，还要防强盗从山洞、林子头冲出来抢去盐巴。尽管这样，友蓉还怀着小小的希望焦切切地思念着，要晓得，盐巴这东西，在苗寨上多么珍贵啊，友蓉活到十一岁了，还没好好尝过一点盐巴味呢。你看她的头发就晓得，干枯枯、黄蜡蜡的，那是少吃盐巴的缘故啊。就是寨上有点钱的人家，也把盐巴看得比光洋还金贵。他们把一块拳头大的砣砣盐，用包谷叶叶包起来，悬在梁上，做汤喝了，拿盐砣砣在汤水里浸浸，马上提起来，就象点水雀点水那么快。阿爸这回出去，眼看能挑回一百几十斤盐巴，友蓉咋个会不怀着急切的希望盼他呢，哪怕阿爸带回一小包盐巴来也好啊！阿妈不是总说，在老远老远的场街上，挑一担米去，才能换回一斤盐吗！友蓉盼阿爸回来，还有一个缘故。阿爸出去挑盐巴前，给小友蓉说过，十四、五年前，苗家地盘上走过一大队红军，这些人啊，尽帮着穷人，为各族老干人打天下。前段时间听说，又有一支帮穷苦人打天下的军队来到了苗岭，阿爸想趁出外挑盐巴的机会，去看个虚实。小友蓉多么巴望阿爸回家来说说这支军队的事啊。

友蓉在苦水里泡着的幼小的心灵，怀着上好的希望，在饥饿

寒冷的日子里盼哪、盼哪！可是，阿爸没得盼回来，阿妈却病倒了。头天是脑壳发热，烫得可以在上头烙粑粑；二天阿妈就坐不住了，她浑身发冷，烤火没得用，盖上秧被，^①上面压上斗笠也没得用；到第三天，阿妈在铺上直是呻吟，痛得眉头皱老深；到了今天，阿妈已经神智昏迷了，不时说上几句胡话，急得友蓉只好淌眼泪。你想嘛，阿妈一病倒，友蓉一个小姑娘，她能干些啥哟，就是挑半桶水，她还担不起呢！

这些天来，小友蓉能够活过来，全靠寨邻乡亲们的扶持帮助。这家给送来点粑粑，那家给端来一升包谷。特别是年老心慈的老伯妈们，天天晚上都要来小友蓉家坐一会儿。

尽管这样，要小友蓉这么个小姑娘陪着重病的阿妈过日子，还是难哪！小友蓉总觉得幼小的心灵上象压了一大块磨盘，沉得有点叫人喘不过气来。

尤其是这一会儿，白斑狼下令叫各家各户去看杀人。白斑狼的话，在以白大寨为首的八十里峡谷地盘上，就是王法。这一点，友蓉虽然小，也晓得，要是不去，怪罪下来，一家人都要遭殃。可是，阿妈病得这么重，友蓉咋能忍心离开阿妈的身旁呢。

咋个办？咋个办呢？

友蓉焦得心都绞了起来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一阵惊心的敲锣声又清晰地传了过来，中间夹着撵山狗儿恶狠狠地吆喝：

“各家各户，人都到拢了没得？”

① 秧被——用谷草秧晒干后编织起来的被子。在解放前的苗岭山区盖秧被是很普遍的。

阿妈睡的铺“吱吱吱”抖动着，友蓉连忙扑到她床边去。

阿妈显然是受了铜锣和吆喝的惊骇，陡地睁大了双眼，干燥的嘴唇蠕动着，细声细气地问：

“友蓉，出啥子事了？”

友蓉俯身向前，见阿妈清醒了，喜得眉毛跳了一跳，低声说：

“阿妈，白斑狼杀人，叫去看呢！”

“去，你去！”阿妈脸上掠过一阵惊慌不安的神情，无力地抬起手，晃了晃，对友蓉道，“你阿爸不在屋头，少招惹些麻烦。去，你去。”

“阿妈，你……”

“去……去！”

友蓉晓得，阿妈怕灾祸降到头上，催自己快走哩。她为难而又依依不舍地望了面容憔悴的阿妈一眼，挪着碎步，向门边轻轻走去，象怕一脚踢翻了罐罐似的。

拉开牛屎敷的竹笆门，狂风卷着凌花儿象头猛兽样扑进茅屋来。友蓉冷得身子一哆嗦，闪出了门，随手就把门紧紧拉上了。

出了屋门，她就顾不得天寒地滑，光着双瘦小的脚板，任满身的碎布片随风乱飘，夹在迟迟才去的人群中疾速地向白斑狼的双狮大院坝跑去。

大院坝前的木楼廊柱下，已经站满了贫苦的老干人。人们跺着脚，缩着颈梗，阴沉着脸，冷漠而又担心地注视着高高的七级石台阶上的朱漆大门。门前那对呲牙咧嘴的石狮子，活象在对老干人们示威似的。

友蓉钻进人群的时候，人们正在交头接耳地悄声议论着：

“又是哪个遭了？”

“说是通客家军的奸细！”

“从外头抓来的吧？”

“不，就是我们苗家人。”

“啧啧。”

“你们晓得不？”一个神秘的声音在人堆里说着话，声气挺吸引人的，顿时招集了一圈人：“说是今天被杀的那个人，给解放军带路，背叛了我们苗家，该杀！”

“唉，这年月，人在屋头坐，祸也会从天降，出门真要当心啊！”一个老年人叹息着说。

“踩着蚂蚁子的脚杆，哪个会晓得呢！也该杀吗？”另外一个憨厚的中年人提出疑义，“我们深山背壳里的干人，被逼着给客家军队带带路，过去也是常事。”

“你们呀，真是六月里的斑鸠，不知春秋！好不晓事啊。他是给解放军带路呢！解放军！”那神秘的声音说得好肯定，引得围着他而站的人连声追问：

“解放军是哪样队伍吗？”

“解放军嘛！我也说不全，都说是打先前那些刮民党军的。这一回，来势象一股风，快得很，也神得很！偌大的省城，给他们三下两下砸开了！”神秘的声音带着股自豪而兴奋的语调，一板一眼地给人们讲解起来：“你们思一思，想一想，有哪路军队把刮民党军打得这么稀哩哗啦的？”

“要说嘛，只有十五年前的红军才这么神！”一个老年人半闭

着眼说，“那一年啊，都听说过这么两句民谣：白军就象一条狗，红军拖着到处走！”

马上有人接嘴说：“说不准这军队也同红军差不多呢。要真是这样啊，眼前这局势，就应了一句俗话，叫作‘山要崩，绳子箍不住’。”

也有人提出疑义：“难得说啊！这些年头，这路军，那号军，挂着各种牌牌的，都想尽办法盘剥老百姓。哪一支军队不抢我们苗家的东西？”

“.....”

小友蓉大睁着两只好奇的眼睛，竖起耳朵，慢吞吞地绕过说话的人堆往前走，倾听着大人们压低了嗓门说出的这些新鲜话，她心头“噗咚噗咚”跳着，就象揣了一头刚会攀岩过坎的山羊似的。在她幼小的心灵中，对大人们所说的那些凶狠的客家汉人，也有着一一种绝大的恐惧。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只要她拉开嘴巴哇啦哇啦一哭，阿妈既没有衣衫给她御寒，又没有粑粑喂她吃饱，只需拍着她的背脊，粗声说：

“你哭，你哭！再哭老布娃^①就来了！”

说来也真奇，这么一说，小友蓉就不哭了。在娃崽们的心目中，老布娃是比豺狗、大猫^②更加凶狠的东西。这些年头，白大寨上每过一回客家军队，苗家干人们就要遭一回灾。小友蓉不止一次地见过，那些杀猪宰羊、狂吃滥喝的刮民党兵崽子，就在寨路上，大白天光之下，抢姑娘们身上、脑壳上的银饰，把漂亮的姑

① 老布娃——苗话，汉人的意思。

② 大猫——老虎。

娘五花大绑着，拖着跟他们走。有几回，就在赶场的街上，年轻的小伙和姑娘们奋起反抗，和他们打，那些兵崽崽架起“哒哒哒”连着响的机枪，把反抗的小伙和姑娘们打死在寨路上。鲜红鲜红的血，顺着石阶、顺着街面，无声地淌着、淌着，直滴到小友蓉的心坎上啊。

这种种迹象，自然而然使得幼小的友蓉把所有的老布娃当作恶魔一样看待。在阿妈讲的传说当中，恶魔只会张开大口吞人，可这些老布娃军队呢，不单会吞人，还有枪，还有炸弹，眨眼工夫，就能把一大帮人都杀死呢！怀着疑惧、不安、恐怖的心情，友蓉在嘘唏、叹气的人群中一挤挤到最前头，睁大两只大而澄澈的眼睛，胆怯而又好奇地望着沾着点点殷红殷红血迹的大廊柱。她不能想象，那么坏的老布娃为啥有人甘愿为他们带路。不过，要象大人们猜的那样，给象红军一般好的队伍带路，那才真对穷人心思呢。她得看清，今天被杀的是哪个，好回去学说给阿妈听啊。记得，白斑狼上一回杀人，是阿妈陪着她来的，当白斑狼的撵山狗儿把尖尖的雪亮的刀子插进那苦命人胸脯里去时，她呀地惊叫一声，扑进阿妈怀里，就啥也看不到了。这一回，白斑狼又会耍出啥子花样来杀人呢？

好象在伴和小友蓉的思路，关得不透一丝风的朱漆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条缝，跟着，两扇门顺八字儿打开来，开得老老大大。呼啸的风狮吼般地从门洞里吹进去。双狮院坝里刹那间沉寂下来。那些跺脚搓手取暖的老干人，都把目光向门洞望去。

四个穿得厚厚实实的撵山狗儿，抬着一个比人高半个脑壳的木柱笼笼，从门洞里走出来。

“苗笼！”人群里一个姑娘尖声惊叫起来。

就象飞过了一群蜂子，双狮大院里的人群整个儿蠕动起来，人们纷纷探着脑壳踮起脚，叽叽喳喳地窃窃私议：

“哎呀，要关苗笼！”

“给人家带个路，就要这么整死啊？”

“带路又触犯了白斑狼哪条法规呀，偏要把人关苗笼？”

“依我看，这解放军里，肯定有白斑狼的大仇人。要不，不会这么整的。”

友蓉听了这些话，心都悬了起来，活这么大，她只听说过拿人关苗笼的事，还没亲眼见过呢。听阿妈说过，关苗笼的族中人，不是直接提刀拿枪同白斑狼干，就是偷盗了白斑狼家的贵重物品，啥子陈土^①啊，光洋、白银啊！人被关进了苗笼，就莫想活了。友蓉想着又将看见一个人被处死，心咚咚咚地直跳。

陡然间，象血盆大口样的门洞里又一次响起了尖锐、刺耳的洋号声：

“呜——嘟嘟！”

“呜——嘟嘟！”

一阵比一阵急促，站在双狮大院坝里的老干人们听着这种声响，毛骨都悚然而抖动起来。小友蓉的心慌乱起来，光脚丫踩在冰冷冰冷的地上，不住地哆嗦。

“呼飒飒——”一阵吼啸的狂风刮过人们的头顶。大家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，紧紧地盯着门洞。

① 陈土——陈年的鸦片烟。



